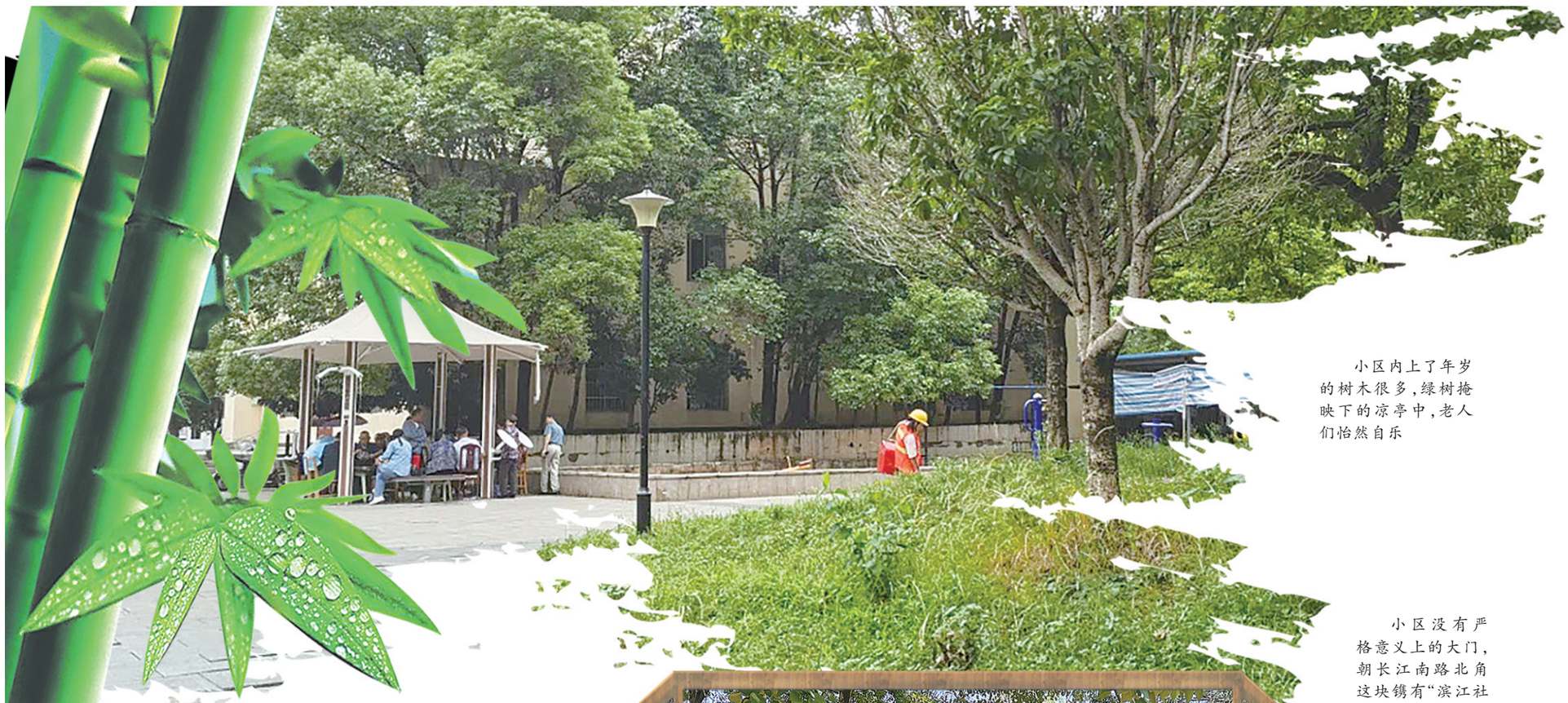

小区内上了年岁的树木很多，绿树掩映下的凉亭中，老人们怡然自乐

千金药业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2024年8月21日
星期三
责任编辑：郭　亮
美术编辑：王　玺
校　　对：贺天鸿

旧事

接祖

王重之

进入农历七月，就到了一年一度的中元节，家乡人把中元节叫“接祖”。“接祖”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，是个特别凝重的日子，从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，半个月时间的接祖日，以前有些家族，初一日就开始接祖，每户供一天的饭菜和祭品，一直到十五日送祖，有些户还轮不到。如今接祖大都要到七月初十日后，这时村子里许多在外打工或创业的人都赶回来了，牛头湖镇上一时热闹起来，买菜的人多了，天还未亮，路上就行人匆匆，生怕来迟了买不到菜。

我们家每年接祖定在七月初十日，这是一直不变的。父亲在世时，接祖的事全是父亲管。我肩上荷着一个家的责任，日日为谋生而辗转，忙忙碌碌到夜晚才能回，因此，每每接祖这一天，等我回来，神龛前的桌上，父亲已安好了祖宗灵牌，陈设了供品，桌两边都摆好了一排白瓷杯，一边酒，一边清茶，香炉里烛光摇曳，满屋的香烟袅袅，父亲带着孙儿们已把祖接回来了。于是，我也洗澡换上衣服，燃上一炷香，恭敬地插在香炉里，然后俯伏在祖宗灵位前，行上拜祖礼。虽然没看见什么，但好似能感觉逝去的先人也在屋中，让我心生敬畏！

我自生下来就没见到过祖父和祖母，因而脑海里没有祖父祖母的模样，只是从父亲的口中知道祖父是个勤劳朴实的庄稼人，喜欢喝酒，每日清早要喝碗酒出门做事，一早上能挥锄挖几分地，是村上出了名的汉子。父亲告诉我，祖父常说的口头禅是“早酒一盅，一日的威风”。祖母是个小脚女人，温良而贤惠，又会持家，生养了父亲三兄弟，年纪最小的是父亲，家乡有句老口语：“爷娘爱满崽”，父亲可能深得祖父祖母的宠爱，不然，三兄弟中，大伯父、二伯父都没读书，就父亲读过私塾，能教我《幼学琼林》《三字经》和《昔时贤文》，并写得一手毛笔小楷。且还拜师习过武，我从小就见父亲每天早上习拳，拳风虎虎生威。我想，父亲的身上，曾经荷着祖父母怎样的期望？但父亲一生没出息过，终生躬耕于田亩，忠厚朴实得明知受辱吃了亏，也能胸怀阔然。这样的修为，应是经历了人情世故而又看淡了才会有。

人只要没失去良心，就会对养育自己的父母怀有感情。父亲对祖父母的怀念是深切的，他常常给我们讲祖父祖母的事，每年祖父祖母的生日，父亲从没忘记过，总是隔天下午就在家堂上设灵位，燃香烛。妻帮着摆供品，添酒上茶，然后父亲到路口放鞭炮迎接。年年清明节，年过古稀的父亲，都要带我们去扫坟。大寒节后，领我们荷锄到祖父、祖母坟上除草添土，许多时候，父亲看我们忙，是独自一人去的。有次父亲上好坟烧钱纸，不慎烧了别人的茶树，我闻讯赶来灭火，火已被附近的好心人赶来扑灭了。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，惶惶不安地站在那，身上的汗水沾着衣服，刻满沧桑的脸满是黑尘灰，可怜兮兮的样子。让我本想责备父亲的话，终没能说出口。我代父亲向茶山的主人赔了不是，又赔了1000元钱给他，这事才作罢。

每年的七月半接祖，父亲会守在家里打钱纸，上香，为灵牌前的灯盏添清油。钱纸打好后又要封钱包，父亲启开一张一张钱纸折好，封成厚薄一样的钱包，封成的钱包只只四角端正，均匀得看着舒服。父亲教我说：“钱包莫封厚了，厚了难烧，薄点可以多送几个。”

几十个封好的钱包堆满了桌，父亲拿个竹盘箕放在桌边地上，然后取来笔墨，又从他那老旧的衣柜里拿出一本发黄的簿子摊在桌上，上面记载着已故亲人的名字，父亲坐在桌前，开始写钱包，所有已故亲人的名字都要写到，并在每个钱包的右下方写上送钱包人的名字，封口写上个“封”字，然后放在盘箕里一只一只排好，说是杀鸡时好洒血食。

我得闲在家时，父亲会叫我写，但不许我用钢笔，一定要用毛笔，他在一旁教着我：写字身子要坐端正，身正了，字才会正。还要心虔诚，莫有杂念浮躁，握笔的手，掌心要虚得可放一个鸡蛋，笔与鼻尖相对，字迹不能潦草。我明白父亲的用意，这接祖写钱包的事，需要一代代传承，也就用心地学着。

七月十五是送祖日，如果我在外边做事，父亲会喝我早点回。这一天家家户户碾米粉子做粑粑，妻也一样，吃了中饭就烧水搅粉子，做出来的粑粑蒸好后，妻用瓷盆盛得满满的放在供桌上，并摆上水果和其他果子，两边洒好酒和茶，桌下放几只大冬瓜、大南瓜，这是打发已故亲人回去的。然后父亲上了中元节最后一炷香，我们也依序跟着上香跪拜。

五点多钟后，父亲叫我在路口铺好稻草，父亲端着竹盘箕，将洒了牲血的钱包，还有往生咒、解冤咒和纸衣袍等，覆在稻草上，再在上面盖上一层稻草。然后全家人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，每人燃上一炷香捧在胸前开始送祖。父亲捧着香和烛火走在前面，中间是妻和儿子，我在后面放鞭炮，到了路口，全家人将香插在路边，然后弯腰行鞠躬礼，父亲将烛火点燃稻草烧钱包。七月流火，天干物燥，点燃的稻草霎时青烟顿起，火光灼人，稻草与钱包化为了一堆灰烬。这时的牛头湖垅，到处是一缕缕青烟，鞭炮声此起彼落，一年一度的中元节，随着鞭炮声落，又归于往常的平静。

岁月匆匆，人事更迭。父亲离开人世十一年了，母亲也走了八年。父母走后，每年的接祖就是我要用心的事了。也许年岁大了才会喜欢回忆，回忆中又常会自省。苏格拉底说：“未能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。”接祖不只是个形式，我们通过接祖的过程，省察自己，敬畏祖先，敬畏生命，不忘来处，然后好好地为人子、为人夫、为人父，为后代做出表率。人只有不断省察自度，才会活出人生的价值。

小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门，朝长江南路北角这块镌有“滨江社区”的大石头就相当于正门了

地名记忆

嘹亮的滨江一村

欧阳光宇
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你若想在一个城市的繁华地段看到儿时记忆中打人参米（爆米花）的场景，那就去滨江一村。常常在傍晚，于小区长滨路与卫生路交叉成十字路口的北端，流动摊点上，一炉燃烧的火焰之上，那个葫芦状卧式转动的黑咕隆咚的家伙什，瞬间可以带人穿越回童年。

滨江一村的嘹亮，始于其出身，在上个世纪株洲大桥尚未修建之前，河西属郊区，湘江西岸这一线叫园艺场，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营农场，在园艺场沿江自北向南分划的九个工区中，这地方属渡口工区。

河西“变形记”以株洲大桥1988年12月28日建成通车启幕，建桥、征收园艺场的土地房屋，随后布局建城市化的居民小区，滨江一村便是在这样的大规划中脱胎而出的。1992年开建，1994年建成，小区内有居住了30年的园艺场职工，此地不说是古木参天，但品种繁多，有年头的树木不少。一开春，你透过某扇窗望去，一树探头看蓝天白云的白玉兰晶亮绽放，分分钟刷亮你的眼睛；这边校园内红桔花开得如火如荼，热烈却又沉着。入夏，广玉兰的香气和瓷白的禅意，以小区行道树的风姿，令人拥大方而得怡然，桑葚、杨梅也于同时成熟，枝头招摇着，惹人馋涎，银杏换上一树翠绿的新衣，香樟、紫薇、桂花树都有不俗的表现。

滨江一村的嘹亮，立于其地理位置。这是个四通八达的小区，没有设严格意义的大门，朝长江南路的路口北角，纵向立有一块大石头，上书“滨江社区”四字，字为曾经担任过株洲市市长、市委书记的王汀明所题，相当于滨江一村的正门。从这儿进去，往东连滨江南路，南面通过滨江菜市场，抵达天元大桥。北面临另一小区并通到天伦东路，这是株洲大桥通车后，河西修建的最早的小区，是10层以下楼梯房居民区的代表。滨江一村居民楼无物业公司进驻，不设门禁，各类车辆自由进出，在划定的车位内停车，不用付停车费。居住的居民，每月向滨江社区付10元卫生费即可。

滨江一村的嘹亮，计于其楼房、公共设施、小区道路的布局，与现在一个楼盘若干期的建筑命名不同，其居民楼归集于四个园，分别为春园、香园、长园、留园。如是春香长留，显得更有诗情画意。

小区公共设施配套齐全，小学、幼儿园、菜市场、供居民休闲娱乐的亭子、凉棚、小型广场都齐备。小区西东、北南纵横交叉的两条路，取有路名，长滨路与卫生路车来车往，好不热闹。

路边的超市、小商铺经营着各种营生，配锁修鞋、美容美发、制作窗帘、早餐点、米粉店、菜鸟驿站、菜店等，还有流动摊点，多卖食、用两样，各种吆喝声四起，童年时听过的收鸡毛鸭毛的声音，现在已升级为收冰箱、彩电等大宗废旧家电的电喇叭“录放版”，电喇叭里的吆喝声五花八门，各个方向都有，“老鼠闻到死光光”卖的是老鼠药；“翻新旧沙发”“装纱窗纱门”是上门提供服务；“大凉山丑苹果10元4斤”味道还真不赖；而“收古旧铜钱、纸币、钱币”的招引声，吸引的是收藏爱好者。当然，当广场舞的音乐响起时，各类吆喝声又呈偃旗息鼓之势，彼时，若有人在办公桌前办公，这些嘹亮的声响盘旋而过，也不用恼，尽可笑笑，谁叫古人早有“中隐隐于市”之说呢。

滨江一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末期，曾是株洲河西最靓丽的小区，时光辗转，今天，滨江一村变成国家级老年人社区，小区的亭子、凉棚下，时常聚集着打牌的老人，让人感慨时事变迁，也提醒已经或即将进入老年的60后、70后，行行珍重，事事珍惜。

株洲大桥修成以前，这里属于渡口工区

记事本

带着母亲去看病

刘文清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从“十月怀胎”到童年、少年，母亲一直都是把我带在身边的，像“袋鼠妈妈”一般：带着我洗衣做饭，带着我上山砍柴、下田插秧，带着我赶闹子（墟）卖山货，带着我走亲戚过人家……现如今，母亲82岁，头发花白，腰身佝偻，早些年因患脑梗而腿脚不便，别说再带着我走东串西，即便从屋厅走到屋外的前坪都成了大问题。尤其是四年前父亲过世之后，母亲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加之老年痴呆症的折磨，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。老人故土难离，不愿来城市生活，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把母亲送到了县城的养老院。

某日，养老院的管理人员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是母亲最近不安心，老是吵着要回村里去，还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不吃东西，整夜不睡，大小便也不知道上卫生间……母亲的这番“操作”，不仅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，也影响到了养老院其他老人的生活。因此，院方提议，把母亲从现在居住的一楼搬到六楼去。于是，在接到电话那一周的周五下班之后，我搭上拼车就往400公里之外的老家赶。

车行至半途，我接到养老院工作人员的来电，说母亲突然晕倒在地，工作人员把我母亲扶起来后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拍打手臂，好一阵忙乱，母亲才苏醒过来。“幸好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坪里面，包括院长，才把你母亲救活了过来。幸好不是老人家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上厕所，不然，后果真是不敢想象！”电话里面，养老院工作人员焦急地向我述说了事情的简单经过，并用“两个幸好”给予强调。阿弥陀佛，有惊无险！我这才舒了一口气。

待我回到县城，已是深夜10点了。养老院的老人们已经休息，我找到一家小店，草草地吃了一碗河粉就近住下，决定明日一大早接母亲到县人民医院做一次检查。

第二天早上见到母亲时，老人家状态还不错，头脑也还清醒，我说要带她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她也十分爽快地答应，只是一个劲地说要回村上老屋，说在老屋还有好多东西，比如衣服裤子被子鞋子什么的。其实都是十分老旧的物件，根本不值钱，但她看得比金子还宝贵。

为了断了母亲总是想着回村上老屋居住的念想，我告诉母亲说老屋已经卖了。母亲忙问，“卖给了哪个？卖了好多钱？”这一问，倒把我问懵了，只好顺口编造说“3000块钱卖给了村上的壮婆子。”母亲责怪我，“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也不和我商量一下。”“还和你商量什么，你人都不清楚了”“不卖了这老屋，哪有钱供你来县城住啊？你现在住的房子，一个月3000块哦。”我这么一番话，也把母亲给整懵了，“那我死了以后，这房子怎么办啊？”我随口胡诌，“那就找人退钱。”母亲说她看过八字的，最多活不过今年12月。同样的话，从母亲嘴里说过无数次，对于“死”字，母亲早已不再避讳。

对医院各个科室的方位进行了大概的了解后，我用身份证作抵押，领了一部轮椅。这个上午，我就用这部轮椅，推着母亲去医院的门诊楼、住院楼、化验楼的五楼、七楼、四楼、三楼，逐个地完成了抽血、彩超、心电图、CT等项目的检查，更多的时间是陪着母亲在大厅等着被叫号。每到一处，都要重复着把母亲从轮椅上扶上去、扶下来，或是从检查设备和仪器上抱上去、抱下来的动作。做完全部的检查，时间已经过了12点。医生告诉我，老人家除了老年痴呆外，身体还不错，80多岁的人了，小毛病肯定少不了，大的毛病没有。医生交代，一定要注意防止脑梗死，并开了一些相关的药物。到这时，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在医院检查的整个过程，母亲都非常配合。就在我们坐在医院门诊大厅等朋友开车来接时，母亲突然说：我再也不去上课了，一整天，难得坐，又没一点用，让XXX、XXX（我姐姐、妹妹的名字）她们去。我知道母亲又说胡话了，便接着她的话说：“你不去上课那怎么行，我们都交过钱了的，那不是把钱都浪费了？而且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，不去不行。”我知道母亲是把去养老院当成是去学校了。在养老院，老人们一起吃饭，一起搞活动，一起看电视，睡觉熄灯，过着集体生活。母亲便以为是在学校呢。我明白她的思想深处仍是不想去养老院的。待朋友开车过来，我便先把母亲带到了姐姐家，一家人说说笑笑地吃了中饭，母亲的情绪也明显好多了。

带着母亲看病的这天，正好是六一国际儿童节。有言是老小老小，不仅是小的要带大，大的也要带老。年幼时，是母亲带着我，而今母亲年老多病，则是我带着母亲，这一老一小，完全、彻底地实现了角色转换。尤其是这次带着母亲在医院检查身体的过程中，当我把母亲从轮椅上扶下来、扶上去，从医疗仪器设备上把母亲抱上去又抱下来之时，原本是在家庭中独当一面，生活上为我遮风挡雨的母亲，如今垂垂老矣，体重仅六七十斤了。当抽血的针管刺入母亲枯瘦的手臂，当冰凉的医用仪器游走在母亲干瘪的身躯，我的心中五味杂陈，感慨万千，更多的是心疼不已。

你带我长大，我陪你变老。早两年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每年回去陪伴母亲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即便回家，也是来去匆匆，对母亲的关心、照顾更多的是电话里的问候。未来的日子，希望能多些时间回去老家看望、陪伴母亲，少些后悔，不留遗憾！